

書

嘉禾問錄引

先生超悟獨得之見躬行實踐之學可以師
世而範俗博古通今之才籌邊禦虜之畧可
以濟世而安民大獄一疏忠義凜然雖身誅
而道在必行未嘗一日忘乎天下且律已嚴
接人和實德感孚遠近無間四方學者嚮慕
雲從景附於先生耳提面命之言動勤手錄
故先生雖無心著述而載籍獨富昔年振鐸
嘉禾濮陽桃村周侯請刻問錄以嘉惠後學



茲且四十餘禩矣同志以先生際

聖明表忠錄舊時將不日柄大用慮師模遠去
音教跡迹乃復翻刻之藉是以日瞻對云爾
夫先生諸集流布宇宙間問錄其一也先生
之學不盡於諸集而又盡於問錄也哉故愛
嘗曰言教非先生意也不得已答問也然則
問可無哉曰不可無是故孔孟不廢也雖然
謂二十七篇足以盡孔孟非也謂予賜章五
之徒因是以學孔孟無不可也讀先生問錄

者尚亦因其言以求其心得其心而忘其言
是謂善學先生者也錄是者湖之門人傳是
者嘉之門人有志於是而共明先生之教者
其在天下之人

門人王愛百拜識

嘉禾問錄序

問錄者吳興一庵先生答所問而錄焉者也凡
二卷記者釐爲四書雜問云歲壬辰先生振鐸
嘉禾衆受讀仰思若熟之濯若寐之寤若行者
困踣荆棘始就康衢於是入梓以詔同志普先
生教思無窮之心間有疑者謂其冒世訾也乃
復予曰學道非與群方自慶人顧多疑何耶應
曰嘻余何知哉余方滅頂支流本源未覩衆賓
從事主翁潛居慨物我之猶分徒寡僭而違衆

嘉慶
余何知哉竊嘗聞之心外無道道外無事生不
能以遺心則道烏可離耶第實有純駁反有難
易非若求魚於木索火於冰也若曰學道非則
非道學矣君子爲學將爲非道求與嗚呼此桎
梏聞見徇妄失真者日侈於時而先生不得已
於言也諸士惟深念之哉雖然世疑匪無由也
苟爲學者真知斯理爲吾之固有體驗克復求
自自盡其心則曲致而明由明而誠優入聖賢
人將仰之夫何疑乃若中操好名之心襲茲以

文奸濟私或初識向往輒封植門戶拒斥於人
則于其言不于其行人將于其行不于其言矣
訾疑寧遠乎哉是故真與襲異而仰與疑因之
諸士惟自決於心焉耳矣奚外之恤耶衆曰然
請書以自勵而以釋或之疑先生姓唐名樞登

嘉禾問錄

問大學只說心朱子序意明性中庸只說性朱子序意明心何故曰心性一也舍心非性舍性非心後世求性於理故溺於空求心於氣故安於習文公合而言之正以明道一問知止是知慮亦屬知何者是說行曰此是知行合一之說止非至善之所在乃至而安之之謂知止是有至而安之之心有至而安之之心行之始也見得至而安之則行之所以爲知也

嘉禾月金
惟其欲至而安之則志有定而不爲他動安然處之而不疑是以慮生焉事之條理節度隨在精審漸盡吾之所知知之極也知之極者正以悉吾所行之路而不差此知之所以爲行也知行合而至善得矣

問三綱領曰摠是二件二件摠是一件問八條目曰也摠是一件明明德於天下是所以平治者不過明我之明德可見物我合一家國天下雖遠近大小不同而齊治平無二物只在一箇

修身修身之功雖淺深疎密不同而格致誠正無二事只在一箇格物欲正心而先誠意見動靜合一欲誠意而先致知見知行合一致知在格物見內外合一動靜一則幾矣知行一則神矣內外一則誠矣誠神幾曰聖人而大學之事畢矣

問朱子說格物有事至時格的有未至時格的然否曰事未至格箇怎麼這便是將迎便是意必便是子莫之中

問沒世不忘是感及後代否感在人不可必何以驗吾所爲曰且不說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即是不忘其賢其親其樂其利正是先王親民之事先王立可親可賢可樂可利之具則民必親賢樂利之矣

問有所忿懣云云曰此心一物不留纔是正少有牽係於其中即偏矣問如何在用上說心曰這四者正就心體上說問心體如何有這情感曰四者雖是情感但心體受病的雖未感觸已

先有種子在問未發時謂之性如何有情曰雖不可謂之情但性已蔽在此故發而爲情者自差如好色的心上元有好色之根所以遇色便好好貨的心上元有好貨之根所以遇貨便好問這裏如何用功使他潛銷曰只在格物養心莫善於寡欲且從用處去欲存理本體自然完復

問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曰這道理總是一箇便說孝者所以事長使衆也說得問如何有孝的

不忠忠的不孝曰這便不是真忠真孝若真自能達之天下問如何齊宣王愛牛不愛百姓曰畢竟是義襲不足以全浩然之氣

問桀紂如何將暴來帥天下曰是不帥之帥暴行於桀紂而民自化之默運之機不戒以孚若有導之者

問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句或時勢不同如何將來作準曰絜矩只循箇理無私心而已自人論便見得所惡毋以的模樣若作事專在所惡

上求恐添着一層不是本原處尋討

問平天下如何只說財曰此是生人第一事門如何說先慎乎德曰慎德只在有人有土有財有用裏做

問平天下在用人所用如何只取斷斷休休的曰君之道莫急於用賢相之道亦莫急於用賢合天下才德歸吾度中便是作相的易簡道

問休休之臣有技若已有而不棄有德則好而優揚之此才德判而輕重分否不善之臣有技

但惡之彥聖則直使之不通此小善小忌大善
大忌否曰俱是

問以義爲利既是義如何又有利曰義者利之
和義利只一物民生自朝至晚自幼至老無須
更舍利饑要食居要屋身要衣四體百欲要便
安推而至其極要惠利天下後世無不是利只
是其中道理合當如此的便謂之義若不當如
此只見利而動便謂之利故爲利則失義爲義
而利在其中今人亦有知爲義者錯認入義出

利出義入利勉強作意自遠於利以居義名而
求美於人言人曰要之只爲利何曾得義

問天命之謂性三句曰曰天命謂性則性命一
源天人合一而性非由於我之所爲曰率性謂
道則性道一致動靜合一而道非外鑠我曰脩
道謂教則道教一事人已合一而所以施之人
者亦非舍吾固有者而他求夫教人在於脩己
之道而道之動於身必本於靜至其所謂靜則
又出於天而非我之所得自爲則治人脩己悉

小窮大退藏吾心之密而成天下之大業一
乎其自然而已一毫有我之私皆不得參於其

問

問率率導之也循遵依之也以循訓率何義曰
謂見率導於性也蓋率於性非率其性問人能
弘道如何反見率於性曰性是人

問脩道曰脩爲之以復我之性也問如何謂之
品節曰序而秩之曰品約而正之曰節脩道
是脩身脩己之謂聖人之教人不專索之人人之

身五爲五事求以盡吾當然之實而教自行乎
其中

問不睹不聞曰是心之本體問是靜之時否曰
靜之所非靜之時也動中求出靜則可問如何
是本體曰說靜便是本體心如懸鐘叩也是此
鐘不叩也是此鐘大叩大應時小叩未叩未應
而應理已具亦是此鐘小叩小應時大叩未叩
未應而應理已具亦是此鐘叩未叩大叩小叩
時也而是鐘常存於叩未叩大叩小叩之間無

少加損低昂斯本體也斯所謂靜也故本體貫乎動靜之間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

問隱微是何時曰是感應之機動於感而未形於應乃介然有頃之際問此時如何是莫見莫顯曰此正是良知有物以問之則雖知而不能慎問此時如何喚做獨曰獨獨知也即所以微而顯者未感不見獨既應不為獨惟此介然有頃之際既感而有知而尚未暴白於衆故獨問發而皆中節發指事言指心言曰發是心之

動處即應物之應所謂隱與微者無所乖戾曰心和平應事而不滯於事問何如謂之中節曰以此中而節制諸情

問道無二道如何又有違道曰違也者通也觀會通以行典禮通天下之志皆是此通會通通之體也通志通之用也道若大路然天下古今所共由若自家門裏路便不是通行得

問賢智如何使道不明不行曰只為離知行而二之

問舜大智曰此是智周萬物之謂不自用而取諸人是周萬物而知的工夫

問舜隱惡是用心要如此否曰舜之於惡只是不經心非存於內而強閉不發大段君子之心於天下不着緊事便不留意

問善無常主如何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曰善不是善事只在克一處得協故曰服膺

問寬柔以教與敬敷五教在寬何異不報無道與犯而不較何異曰事同而意異彼是看

理富如此此則溺於風氣纔說溺于風氣便未能變化氣質

問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如何只說恕曰不願處即是忠

問微而能顯如何謂誠曰夫微之顯不是微而能顯纔說能即是二箇微之顯便是合內外之道顯即是微微即是顯不見兩樣實實落落的所以謂之誠

問追王之義曰興起大業乃上世積累來是王

迹所肇蓋自有在稱王亦其當得之號問先公
何以只祀王禮曰世遠澤斬可伸情而不可駭
實古人所爲皆從其情意之所安不以其得於
外者加榮乎其親問文王之號何時定曰定曰
武王王業成於文王而定於武王天下尊武王
爲王則武王不能獨任

問欲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何處做工夫曰只
在脩己以敬能精義體道與天同德而能享亦
與親同心而能享親纔是明

問說道己見脩身之地何以又推說仁曰此即
肫肫其仁之仁仁者人也便是人這點生理人
之不能盡道只是失了這點真切懇至的意思
故放過了若存得此意則當然處有未全必有
大不安者勃乎其中而不可遏故脩道無他法
存仁而已矣

問仁者人也有似生之謂性之說曰生之謂性
是人者仁也理只在氣上氣便有昧理而爲之
者問仁義禮與智仁勇何別曰二仁字同義禮

總屬智着實爲仁爲義爲禮爲勇

問九經曰九經總是箇仁義之道仁義總是個性工夫只在脩己以敬戒謹恐懼是敬

問柔遠人曰遠人是外夷薄海內外係吾度內聖人之心其置化外不治勢也故喜其來而不忍其去喜其入於善而不忍其不能此其聖人之心王者之治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無所間焉者也

問凡事豫則立事亦可豫曰事不能豫可豫也

理這件是先天地生亘古今不更易

問盡性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如何分別曰四言一意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盡人物之性總是了得一箇盡己之性化育即天地所以生人生物處盡人物之性便造化在手三才同功而參贊於是乎在矣問如何第說又如何說能說可以曰能者據其實也可以者冀其成也有德無位蘊而不施則徒矣盡性言其本也盡人物之性著其事也贊化育盛其功也參天地配

其類也。

問至誠怎得就如神至誠可學而前知非人所
能為曰真實無妄便能完虛靈之體事物之來
徹首尾都在目中苟先時而氣撓濁臨事而欲
紛擾何以有凝寂之體溥觸感之明問前知如
神是炳在幾先故難及曰幾兆也幾乃事未成
而理已具聖人只是觀理豈外此別有頓悟法
故前知者正知也

問誠者自成也章曰誠是這件事物的實理道
是這件事物的運行故誠乃自家成得這件事物
事所以為物之終始然這自成不是懸空成得
自家正所以成天下的物事蓋是道自其體之
存則名仁而曰成己自其用之缺則名知而曰
成物仁智俱是性之德具於心而見於事不可
以內外言致一之道也故云時措之宜措則不
專外時則不專內乃所以成物而為自成
問不息便是又何必第說曰不息言其勢又言
其時問何謂勢曰誠之至自然不容住了

問聖人之道如何在發育上說曰三才同體字
宙內事皆聖人事問如何只在生長一邊說曰
舒斂皆是發育

問存心致知曰此二者不可分知行心心之體
也知心之用也存心者全盡其虛靈之本體致
知者擴充其知覺之妙用中庸序云人之心虛
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蓋心
體未嘗變所變者是用處物欲乍掩善惡殊歸
而本體之明實未嘗息如日光常在為雲霧所

蔽則景不露耳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
心要存心工夫只在致知上

問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个工夫如何用曰初
學下手工夫只在下襲二字自然之運是箇擴
然而太公道之體也一定之理是箇隨物而順
應道之用也述述此也憲憲此也堯舜之道上
律下襲之道也文武之法上律下襲之法也
問堯舜說祖述文武說憲章何謂曰法之所在
即道之所在但非時王之制則古今異宜不可

以據只好傳以心法

問大德是天命之性小德是率性之道然否曰
然問性全則道備如何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
入可也曰彼云大德小德猶言大事小事蓋皆
川流之屬也問終累大德何如曰與此大德
問唯天下至聖唯天下至誠何別曰至聖言其
人至誠言其心人其道也心其德也問心人德
道何別曰心與人無異形道與德無異理心人
與道德無異事心人言乎其形道德言乎其

故道言乎其行德言乎其蘊行則有蘊蘊則有
行一也人言乎其顯心言乎其藏顯則有藏藏
則有顯一也聖言乎其顯而行之極誠言乎其
藏而蘊之純故將言乎其德必先言乎至聖蓋
曰至誠非至聖不能為將言乎其道必先言乎
至誠蓋曰至聖非至誠不能知其實一也故曰
至誠之道至聖之德

問仁之德寬裕溫柔如何不說愛曰四者只是
箇愛寬愛之量裕愛之才溫柔愛之象柔愛之

問齋莊中正曰齋有序莊有威中有守正有節
序言其列也威言其勢也守言其主也節言其
約也

問文理之別曰互而成曰文直而分曰理

問知天地之化育曰化育即是天地所以生我
處知如知府知州之知能踐形便命自我出若
說仁義禮智合元亨利直便有彼此之別

問不顯篤恭是何等氣象曰不在氣象上論只
是神化之妙從心所欲不見有爲之迹喜怒哀

樂生殺予奪日變而不窮而隨物付物無容一
毫思勉祇見其垂衣裳正南面而立焉故名曰
篤恭

問中庸何故首言天命之謂性而終之以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曰天者自然而巳人之生也直
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是自然紛紛擾擾只爲有
物以雜之所以學到自然纔定復得天生的本
體中庸是盡性之書故以此始以此終問何謂
自然曰自然只是箇無欲纔有欲便是勉強戒

謹恐懼是主靜不顯篤恭已到靜處極靜則無
欲矣便能完自然之本體周子曰無欲故靜
問學而章下手只在學字然不言其所以學令
人何處進步曰悅即學之所以然處悅在學先
有悅之學乃爲心學問時習曰只是志着緊有
這悅安得而不時習問朋來而樂曰樂亦在朋
來先是欲與人同歸於善之意問不知不愠爲
君子何如曰惟其爲君子故不知而不愠問三
者是各時事曰三是一時之事非着已不足

以語學非公人不足以語學非忘外不足以語
學毀譽得喪利害皆外也學始於忘外終於忘
外忘外則專內矣

問節用曰節不是專儉省苦節不可貞方悅而
止中正以通用便是悅處

問使民以時曰凡教養事俱是使時謂施爲節
度有欲善民之心而昧緩急之序民不順令
問無友不如已則勝已者亦不下交不幾於絕
友曰此言學者不可先存友不勝已之心

問道之以政章曰政刑德禮一套事合德禮而言政刑則政非政刑非刑政刑德禮二樣治氣象只一般民免耻格二樣化氣象亦一般一邊只有名而無實一邊名實俱在故民應之亦各從其類

問曰安何處觀察曰視觀察總在一處下眼問冉有不能救季氏之失如何不明斥其惡只言泰山不可誣曰弗能救與弗救不同弗救弗肯救弗能救是才之所不及弗肯救

成公坐玩君過弗能救乃力之所缺學之未至故欲明勉之

問禮後之語有恁難說便許可與言詩曰頌詩讀書不爲文辭章句之末孔子就事論事子夏禮後之說繼之蓋其心常在於爲學求以自益於身心故也故曰起予故曰可與言詩

問孔子何故欲言夏商之禮曰欲考古以垂世訓問既不足徵何以能言曰因其所知以推其全但孔子自能言之而不敢遽信以傳疑耳問

得夏小正得坤乾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何以謂不足徵曰不謂絕無只是不足

問文章性與天道之別曰總是一物文章是性
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

問或日至焉或月至焉孰優曰月至為優顏子
三月不違仁以次或一月至於仁而不違或一
日至於仁而不違問便說一日至一次一月至
一次也不妨曰天理流行實未嘗息雖極惡
堯不應一月只至一次况聖門高第乎

識曰只在作為上討默而識之不言而

德行

問富而可求不辭執鞭此孔子設言以見命但
今人求亦可得曰富而可求是斷以理言理不
可求也吾所好者理故止於理而不妄動

問文行忠信四教曰四教只一物問謂何曰只
是行實行便是忠信禮以行之便是文

問顏子竭才是竭盡天所賦之才否曰也便未
到得只盡得顏子見在力量問見在力量豈特

顏子後能盡曰不然實惟顏子能竭今人真有
這本事知得行得或舉畧遺槩乍勉忽忘膚見
而不覃思總是不能盡其才者
問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這二句只說箇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既不可須臾離學者乾乾不
息之功不容自間

問鄉黨一篇是作聖楷範否曰盡周官未足以
言治悉儀禮未足以稱賢備鄉黨之行未足以
為孔子程子曰欲以堯之行力行之欲多

已取之則其學皆外也

問屢空曰空是無物屢空即三月不違之意蓋
言久於空也問何晏虛中受道語何如曰似矣
稍有異學只要不累於物若先欲空其中便是
清淨之學問朱子類復之辯是否曰不同類復
說多端屢空只說這一端上常久問如此已到
至處何以說其庶乎曰惟其有未至故曰庶若
三月而猶不違只曰空可矣何必曰屢空問空
不訓貧何以下面說貨殖曰貨殖便是有物累

與上相對

問子在回何敢死如何曰此顏子學已到處輕
生殉死皆是暴其氣未足為得道問孔子如何
度他死曰孔子只道他無這力量問如此也未
見相孚曰師友固號相知怎如自家見得明
問民人社稷果可以為學否曰可問孔子如何
惡他佞曰佞是口取辯語是而意則非者不直
他說話不是問既如此何故又為賊之曰耆
畔邑子羔質厚而才不足故云然

壽